

穿越·COS



王 · 妃 · 从 · 天 · 降
WANGFEI CONGTIANJIANG

最聪明的驱魔师？驱个魔把自己给驱穿越了？
伊轻尘，看你怎么回来……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中国文联出版社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王妃从天而降

穆丹枫 著



最聪明的驱魔师？驱个魔把自己给驱穿越了？
伊轻尘，看你怎么回来……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妃从天降 / 穆丹枫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7

ISBN 978-7-5399-4561-3

I. ①王… II. ①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14927 号

书 名 王妃从天降

著 者 穆丹枫

责任编辑 胡 泊

责任校对 闻 艺

文字编辑 陈 媛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,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561-3

定 价 2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引 子	/1
第一章 枫爷？枫叶	/4
第二章 鸳鸯浴	/12
第三章 原来他是三王爷	/28
第四章 为了一千两白银	/52
第五章 皮球啊皮球	/63
第六章 醋气薰天	/78
第七章 清白如浮云	/100
第八章 武林大会	/115
第九章 又一枚帅哥	/130
第十章 奉旨成妃	/147
第十一章 吃豆腐	/155
第十二章 悬赏五千两	/163
第十三章 大饼脸 VS 樱桃嘴	/182
第十四章 狼窝与鳄鱼嘴的区别	/195
第十五章 再见大枫叶	/203
第十六章 玩蹦极？	/227
第十七章 穿越得“囧囧”有神	/237



引 子

霓虹灯明明灭灭，夜已很深，风也很大。伊轻尘打着哈欠，自A市医院走了出来。

“呼，累死了！下一次护士长就算磨破嘴皮子，我也不加班了！这真不是人干的活。唉，实在不行我就真把这破工作辞了，接受老爷子的安排，去当驱魔师！”

她又打了一个哈欠，等了足足十多分钟，才看到一辆公交车缓缓开过来，“吱嘎”一声停在她的面前。

“司机师傅，你也太慢了吧！比平时晚了七八分钟呢。”伊轻尘轻声抱怨着，跳上了车，因为是末班车，车内稀稀落落地就坐了七八个人。伊轻尘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，又打了个哈欠，她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

她不经意地抬头扫了一眼车上，发现周围的人和她一样，全趴伏在座位上，呼呼睡得正香。

不对！绝对不对！

原先她坐末班车的时候乘客虽然有时也睡觉，但不会全体去梦周公！

伊轻尘猛地一激灵，有阴气！这车中有诡异的气息！她迅疾无比地扫视了一下车内，所有的乘客都睡着了，唯有那个司机是清醒异常！

伊轻尘一只手无声地在胸前结了一个手印，在眼睛上轻抹了一下，又看了看那司机。忽然她倒吸了一口冷气！

在她的天眼中，她看到了那个司机的原形。那不是一个人，确切地说，它是一堆烂肉，周身笼罩在一片妖冶的红光里，怨气几乎弥漫了整个车厢。

兽灵！而且还是怨念超强的兽灵！

她轻轻叹了口气，双手暗暗结了一个印，微微一分，这是她祖传的“醒神咒”，无声无息，却神效无比。她的这个符咒刚刚发出，一整车睡觉的人便全部

醒了过来，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有一个人向窗外看了一眼，忽然就叫了出来：“喂，开过站啦！我上一站就该下的，停车！停车！”

前方恰巧就有一个站牌，而站牌下还站着三个等车的人。

“吱嘎”一声，车在那个站牌处停了下来，伊轻尘一见机会难得，趁机叫了起来：“哎哟，我在医院刚刚接了一个猪流感病人，晕，忘记为自己消一下毒就出来了……”

她这一句话如同一个炸弹，炸得一车的人全跳了起来！

开玩笑！现在这个城市已经让这个“猪流感”弄得草木皆兵了，这个不知死活的小护士刚刚接触到得了猪流感病人就跑出来了？！谁知道她身上带没带那要命的细菌？跑步回去也比和猪流感隐性病人同一辆车好！

所有人全是一样的心思，他们也不管到站没到站，全用杀人的眼光瞪了伊轻尘一眼后，便纷纷逃也似地涌下了车，就连刚刚在外面等车的三个人也都跑了个无影无踪。

那个司机身子不动，一颗头却转了一百八十度，盯视着伊轻尘，冷冷地说：“小女孩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吓走这些乘客？”他的声音干涩无比，说不出的古怪难听。

伊轻尘做了个鬼脸，在口袋里掏啊掏的，居然掏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剑，这小剑样子毫不出奇，剑身的颜色是暗黄中带了一丝暗红，还是木头的，就像是儿童玩具。

那司机却是脸色巨变，眼睛一眯，眼中的光芒如同一根尖利的针：“驱魔剑！你是驱魔一族伊家的人？”

伊轻尘眉毛一挑，嘻嘻一笑：“嘿，你这个兽灵知道的还不少嘛！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你是自己动手了断自己，还是让我来帮你超度？”说话的功夫，她手中的驱魔剑已暴涨到三尺长，剑身红光流离，耀人眼目。

那司机忽然哈哈大笑：“伊家的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胎毛未退的小孩子，还想和我斗？你既然上了这辆车，那就为我陪葬吧！”

他猛一打方向盘，车前忽然浓雾滚滚。

伊轻尘猛吃了一惊，这兽灵、这兽灵居然会缩地之法！现在他们已经不在市内的公路上，而是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山路上，路的左边是陡峭的山壁，右边却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！

“南离火！封！”伊轻尘不敢怠慢，口中念着咒语，手中的驱魔剑斜挥而出，闪电般刺向前方。

那个兽灵此时已恢复了本来面目，扭曲成一团，身上的腐臭味道令人作





呕，它周身隐在一片血红色的光芒中，看到驱魔剑电闪而出，它忽然诡异地一笑，竟然不避不闪。驱魔剑闪着红光透体而过，他的身子猛地一颤，一只脚却猛地踩下了油门！

“呼！”那辆公交车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，向着右边的悬崖冲了过去！

“不好！这臭鬼是想和我同归于尽！”伊轻尘顾不得再伤敌，一抬腿，踢碎了一块玻璃，人也跟着破窗而出！动作那叫一个干净利索！

啊！不会吧！她人是出来了，可她的身下就是悬崖！伊轻尘一声尖叫，人就像断线的风筝，很没面子地跌了下去！

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身子不像是自己的，翻滚着朝下跌落。她拼命在空中乱抓乱舞，却连一根小草也抓不着。

老天，别人掉悬崖都能抓个树枝什么的，她怎么什么都抓不到？这破悬崖光溜溜的，连根杂草也看不到！

天啊，地啊，如来佛祖啊，她这样掉下去，只怕会死得比刚才那个兽灵还要难看！

不行！绝对不能就这样死翘翘了！最起码不能死得比那个兽灵还难看！

她的大床还等待她去睡，老爷子的碎碎念还等待她去承受，她如果就这样呜呼了，老爷子一定因为找不到碎碎念的对象而憋出内伤来。

“看来，现在只有这一个法子了！”她伸手在口袋里掏出一个晶亮的黑色罗盘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忽然她将那罗盘向下一抛，那个罗盘“嗡”地响了一声，旋转起来，转眼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伊轻尘向着那漩涡中心就跌了下去！

“噗”的一声，她掉进了一团黑雾之中，身体似乎被好几方的力量拉扯着，几乎要将她撕裂了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她似乎撞穿了一个结界。伊轻尘眼前猛地一亮，触目所及，是一片蓝天白云，而她的身子依旧在翻滚着下坠。

第一章 枫爷？枫叶

伊轻尘的身子笔直地跌落，耳旁风声呼呼，虽是顷刻间之事，却似无穷无尽，永远跌个没完。眼见一片褐黄的山坡迎面扑来，眼花之际，又见山坡中似有三个黑点，正在不断移动。她来不及细看，已向山坡俯冲而下。

忽听一声怪叫：“什么东西？！”一股大力在她腰间横着一推。只听一声惨叫，“咔吧”一声，骨骼碎裂之声传来。

她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，就斜着飞了出去，一声闷响，砸在一个软绵绵的物体上。耳间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那个软绵绵的物体登时瘫倒下去。一股血红的液体喷射出来，险些喷在伊轻尘的脸上，幸而她手脚够快，双足一着地面，登时一跳而起。

定睛一看，一颗心险些跳出腔子。那黑衣人两只胳膊完全断掉，露着白生生的骨头碴子，躺在地上，杀猪似的叫唤。另一个被她砸到的人成了一团肉饼，连本来面目都看不出来了。

完了！完了！她杀了人了！还弄残了一个！晕死，这次事情大条了，她死定了！

她一时慌了神，正要看看那个伤残了的人怎么样，一抹寒光呼啸而来，“噗”地一声插入那人的胸口。那人的惨呼声忽然中断，眼睛一翻，也去找阎王爷喝茶去了。

伊轻尘险些惊跳起来，抬头一看，忽然张了大嘴！帅哥！帅得惨绝人寰的帅哥！

她的对面，站着一个人，一袭月白长衫虽未见多华贵，但剪裁极为得体，紧贴在他的修长俊挺的身躯上，衣带当风，飘飘如仙。墨黑的发丝如流水般随意披散在肩头，一双眸子如大海般深邃、星辰般灿亮，淡红色的薄唇微抿，简





直帅透了。

只是此刻他的面色有些苍白，后背的白衫上有一片血渍，唇角也有一丝血渍，似是受了极重的伤。他以剑拄地，握剑的手指节有些青白交错，显然是在勉强支撑自己。

他也在打量她，见她一身露胳膊露腿的古怪装束，一对精灵大眼骨碌碌乱转，小巧的鼻子，嫣红的小嘴，有一些精明，还有一丝调皮淘气。

伊轻尘眼珠转了一转，看看地下躺着的两个人，再看看眼前这位空前绝后的大帅哥，忽然指着他的鼻子叫了起来：“这两个人是你的仇家是不是？他们是来刺杀你的？如果不是我恰巧掉下来，砸伤了这两个人，这回死的就是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这两个人的死其实和我虾米关系也没有，如果你这里的官府追究起来，你可不能出卖我……”

她一口气说了一大长串，险些没把眼前这帅哥绕晕，他挑了挑眉毛，只感到眼前这个从天而降的丫头实在是很古怪，他正想说些什么，一道圆圆的黑影忽然自天而降，目标处正是他的头顶！

他可不想被不明物体砸死，几乎是想也不想的，手中的长剑迎空一闪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那道圆圆的黑影被他这把削铁如泥的宝剑给劈成了两半，滚落地上。

他低头一看，眼睛不由一眯，罗盘！被他削成两半的居然是一个黑漆漆的罗盘。

还没来得及细看呢，对面的伊轻尘就像被踩到了尾巴的猫，猛地跳了起来：“轮回盘！我的轮回盘！丫的，你居然毁了我穿越时空的东西！呜呜，这下子我甭想回去了！”

她猛地扑了上去，捡起了那两半碎在地上的罗盘，拼命向一起拼凑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还原，她又气又急，险些一跤跌倒。

她一抬头，看见那个罪魁祸首，气顿时不打一处来，于是猛地扑了过来：“你丫的！我救了你，你却毁了我的神器！恩将仇报也不是这种报法！我活拆了你！”

她的手眼看就要碰到那个帅哥那羊脂白玉般的脸蛋，眼前忽然一花，已没了那位帅哥的影踪。

她吃了一惊，稳住身形，却看到那帅到没天理的人就站在不远处，一对墨黑眼眸里涌动着一丝惊奇，嘴角却噙着一抹嘲弄：“神器？一个破罗盘也是神器？”

刚刚那急如星火的一次过招，伊轻尘就已经明白，单论武功，自己远远不



是这大帅哥的对手，而她伊家早有家训，法术只能对付鬼怪，绝对不能对普通凡人使用。更何况，那罗盘毁了便就是毁了，她就是现在把这帅哥剁碎了喂狗，那罗盘也再恢复不了原样了。

想到此节，她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自己暂时是回不去了，那么生计问题开始摆上了日程。

她到底穿越到哪个年代来了？看眼前这人的穿着，用脚趾头去想也知道是到了古代，那么这里的货币应该是银两或者银票这一类的了。可她口袋里只有几张“毛爷爷”，在这里就是废纸一卷。那么，她在这边怎么吃穿住行？

她脑子里飞快转着念头，忽然张口问道：“现在是什么年代？哦，我是问，当今的天子是谁？”

那帅哥看她的眼光像看到了一个白痴，转身就走。

伊轻尘大急：“喂，你那是什么眼光？好歹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耶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莫非你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？”

“我没兴趣回答这么白痴的问题！”那个帅哥头也不回，酷酷地回答。

“你！”伊轻尘小拳头握了又握，真想使个定身咒把他定住。

“哼，你以为我想问这种白痴问题啊？人家不是才掉到这个时空来吗？”伊轻尘低声咕哝了一句。

“嗯？你说什么？”那个帅哥的听力不是一般的好，眉峰一挑，终于回过头来。

伊轻尘叹了口气，知道对他说了他也不懂，见他询问，心中忽然一动，她平时没事的时候没少看穿越小说，那里面的女主才穿过去的时候都是假装失忆……

“我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摔失忆啦，忘记了现在所处的年代，这位公子，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”

“失忆？是不是失魂症？你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？”

伊轻尘瞪了他一眼：“我都说我失忆了，原先的事我都不记得啦，你也问了一个白痴问题！”

“这里是青翼国的地界，现在是开轩年间。好了，你的‘救命之恩’我已经报答完毕，再会！”那帅哥显然不想再和这古怪女子纠缠，淡淡地说完，回头就走。

伊轻尘险些一跤跌倒，不会吧！这鬼东西居然把她带到一个架空的年代来了！天，她本来还想凭借着丰厚的历史知识在这边当个预言家啥的，玩个风生水起，这下子全泡汤了！她现在在这身无分文，可怎么混啊？

她抬头看了看那帅哥酷酷的背影，不行！失节事小，饿死事大，这帅哥虽然拽的二五八万，但绝对是个有钱人，没办法，先钓下这个凯子吧，弄点银子



再说……

那帅哥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住，将一只手按在一棵树干之上，俊挺的眉毛微微皱起，忽然他回身对伊轻尘道：“有追兵过来了，你如果不想死，就快快躲起来！”

伊轻尘笑嘻嘻地眨了眨眼睛：“帅哥，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？我现在无家可归，而你又受了重伤，怕不是那些追兵的对手，就让我做你的保镖好不好？”

那男子一挑眉，看了看她，嘴角弯出一丝嘲弄：“做我的保镖？就凭你这三只猫的功夫？”

“切！你别瞧不起人行不行？这样吧，我先帮你打发掉这批追兵，如果可以，你再雇佣我。”

那男子眸光一闪，打量她两眼，又微一沉思，终于开口：“好！如果能顺利摆脱这些追兵，我就答应你做我的保镖！”

“宾果！大功告成！”伊轻尘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屁颠屁颠跑了过去，笑道，“好！从现在开始一切听我指挥！”她自口袋里掏出一张紫符，单手结印，在上面比划了几下，那紫符发出一圈淡淡的紫光，一个“隐”字渐渐显形，她一声低喝，向着那个男子额头贴了过去。

那个男子看得正有些纳闷，忽见她一掌朝自己拍来，微吃了一惊，本能地向后一跳，躲了过去。

“你躲什么躲？！这是隐身符，快贴上！”

那男子狐疑地看了她一眼：“这样一个小纸片片能隐身？你是画符捉鬼的道士？”

“切，我是驱魔师，可比什么狗屁道士先进多了！快贴上吧，要来不及了！”现在她都能听出追兵就在附近了，一着急，语气不耐烦起来。

男子无法，只得将那紫符接过来贴上。

伊轻尘接着嘱咐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不许说话不许动！等追兵走了，你想怎么动都成。”她又掏出一张绿符，向空中一抛，嘴里念念有词，那张绿符突然绿光大盛，将二人完全笼罩在其中。

她刚刚施法完毕，就看到有十多个人自山坳中冒出来。

这些人目光逡巡，忽然看到了地上那两个倒霉蛋的尸体，“呼啦”一声全围了上去。其中一人将那两具尸体随意一翻，眉头一皱，似乎对他们的死因有些不解。目光闪动间，他忽然看到了其中一具尸身前胸插着的小剑，随手拔出，目光一亮，沉声道：“这是那厮的暗器！刘龙李璧想必是和他遇上了，那厮中了我们门主的离魂掌，应该逃不远的。我们快追！”

这条山谷不大,仅有两个出口,这些人自东而来,自然是向西追了过去。

这些人就自伊轻尘二人面前掠了过去,有些人的衣角甚至拂上了二人的脸颊,却是毫无所觉。

那男子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惊奇之色,目光闪动,看了伊轻尘一眼。

伊轻尘满脸的得意,小嘴微勾,做了个鬼脸。等那些人全部走远,伊轻尘随手一招,收回了紫符和绿符,笑吟吟地看着那男子:“怎么样?我这保镖不赖吧?很轻松就搞定了!”

那男子眸光一沉,只觉眼前这小女子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,于是淡淡地道:“小丫头,你知不知道巫蛊之术在本国乃是禁忌之术?被抓到那可是要杀头的。”

“切!我这才不是巫蛊之术,我这是法术!不懂就不要乱说。”伊轻尘没想到他不但不夸赞自己,还兜头泼了一盆冷水,不由得有些气恼,横了那男子一眼。

那男子又说地道:“无论巫蛊之术还是法术,在本国都是明令禁止的,信不信由你。对了,刚才那些人真的看不到我们?”

伊轻尘瞪了他一眼:“怎么看不到?不过我使用了障眼法,他们看我们就是两棵大树!”

伊轻尘说完又看了那个男子一眼:“喂,我好歹以后是你的保镖了,你总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的吧?”

那男子沉吟了一下:“我姓枫,枫树的枫,你以后就称呼我为枫爷罢。”

“枫——枫爷?切,小气鬼!连名字也吝啬说,真没诚意!枫爷,还枫叶呢!以后我就叫你大枫叶吧!”伊轻尘小嘴一撇,一脸的不忿。

“她真的不是青翼国人!不然她不会不知道枫姓是皇家姓氏。那她到底是哪里来的?来到青翼国又是为了什么?而且她还会一种邪门功夫,难道她是白龙国派来的奸细?也不对,即便是敌国的奸细也是知道我身份的……”

那男子心中翻滚过无数疑问,眸光也更加深沉起来。

原来这男子正是青翼国的三皇子——枫逸影,他雄才大略,睿智冷静,深得父皇的喜爱,却也因此令当今太子妒忌不已,屡屡算计于他。这一次,他是奉父皇之密旨出宫去查一件案子,却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,他的太子哥哥——枫天语趁机派出大批杀手来追杀于他。

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江湖上最大的杀手组织——罡天会就接了这个肥差,不但派出全部死士,连会主也亲自出马。

枫逸影武功虽高,但好虎也怕群狼,两个时辰之前的一场拼斗,令他身边的两个护卫为救他而殉职,而他自己不但挨了罡天会会主——冷傲天的一





掌，前胸上还被另一个刺客刺中了一剑。枫逸影拼全力才突破他们的包围，凭借上乘轻功和这一帮杀手兜圈子。刚才他被两个杀手追上，其中一个杀手还射了一朵火焰讯号，召集同门。他正道要糟，不提防天上竟掉下个伊轻尘，轻轻松松就砸残一个，砸死一个。

他正在沉思，伊轻尘却叫了起来：“大枫叶，你受了伤啦，来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”她“咚”地一下跳了过来，想来察看 he 后背的伤势。

枫逸影神色一动，似笑非笑看了她一眼：“我可是一个大男人，你确定要给我包扎？”伊轻尘本来就是急诊外科的护士，每天包扎的人不知有多少，哪里有这顾忌？她瞪了他一眼：“大男人怎么了？我这几年包扎的大男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何况你伤的地方不过就是后背，又不是屁股，你害什么羞？”

“你、你是做什么的？”枫逸影简直要被眼前这女人打败了，她还是不是女人啊？居然当着一个大男人的面就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“外科护士！怎么样？服了吧？”伊轻尘一脸的得意。

“外科护士？”枫逸影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词，脸上有着一丝诧异。

“哎呀，就是专门处理伤员伤口的，这是我们那里的一种职业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还是先给你包扎吧，不然你的伤口感染了那就麻烦了……”她伸手就扯枫逸影的衣衫。枫逸影有些哭笑不得，他是堂堂三王爷，平生见过的美女无数，这样另类、这样古怪的女子，伊轻尘还是第一个。

他微微一闪，躲过了伊轻尘的“狼爪”，淡淡道：“我还是自己来吧。”

伊轻尘眉头一皱，很有些不耐起来，但随即眼珠转了一转，一抬头，忽然叫道：“咦，他们又追回来了！”

枫逸影微微一惊，不觉抬头一看：“哪里？”

话没说完，眼前人影一闪，一道黄符“啪”地一声贴在了他的额头之上，他的身子登时不能动了。

枫逸影吃了一惊，转目一看，却见伊轻尘笑吟吟地站在那里：“大枫叶，你太古董啦，我只好用定身符定住你……怎么样？不比你们武林高手的点穴差吧？”

枫逸影又气又笑，却莫可奈何，索性也不再动弹，他倒要看看这丫头到底有多大胆子。

伊轻尘二话不说，撕开他的衣襟，看了看那翻卷的伤口，微皱了一下眉：“喂，你们武林中人行走江湖身上不都是带着疗伤的药吗？快拿出来我给你抹上。”

枫逸影苦笑道：“你这小丫头看似迷糊，懂的倒不少。我的疗伤药在我的

衣袖里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,眼前一花,伊轻尘的小手已自他的衣袖中摸出一堆东西,两个白玉瓶,两个青玉瓶,还有几粒金豆子和数张银票。

伊轻尘一瞄银票上的数字,两只眼睛几乎要冒出红光来:“耶!这家伙果然是个有钱人!这些银票他随便给我一张,也够我吃穿用度好几年的,哈,这下发达了!有机会我一定A他几张……”她心里猛打如意算盘,连枫逸影的话也没听见。

“喂,丫头,你还不快动手?又神游太虚了?”

“哦,哦,好的。我这就给你包扎,嗯,你说哪一个是抹在伤口上的?”伊轻尘总算醒过神来。

“唉,我都说了两遍了!那白玉瓶里绿色药膏的外敷!”枫逸影要被这不按常理出牌的丫头整崩溃了。

“呵呵,好,好。我这就给你抹上……”这家伙毕竟是她在这个异时空的衣食父母,自然不能得罪了他。

伊轻尘做了两年多的外科护士,包扎起伤口来异常麻利。一转眼的功夫,她已将他那后背上的伤口处理完毕。

枫逸影见她手法异常熟练,开始有几分相信她是什么外科护士的话。

伊轻尘顺手为他解了定身符,嘻嘻笑道:“怎么样?我这保镖不错吧?不但能帮你退敌,还能当你的私人大夫,这么好的保镖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到,算你走运了。”

枫逸影面色忽然一肃:“不好,那些追兵又回来了!”

伊轻尘一愣,咯咯笑道:“嘿,这个法子我已经用过了,你再骗我就不行了,你到底想搞什么飞机?”

“飞鸡?鸡会飞吗?”枫逸影脑中闪过一丝疑惑。

虽然这丫头嘴里常常冒出许多稀奇古怪的词,但此刻他却无心询问,沉声道:“我没骗你,他们真的找回来了!想必是断定我受了重伤,不会跑远,所以向前找了一段没找着,就又返回来了。”

伊轻尘嘻嘻一笑,满不在乎:“怕什么?大不了我再用刚才的隐身法子。”

等那十多个杀手又杀回来时,伊轻尘果然又故技重施,把自己二人变成了两棵大树……

就这样,二人一路下山,每每碰到搜查的杀手,他们便变成大树,一路有惊无险地出了这云蒙山,终于走上了一条比较宽广的驿道。

“喂,大枫叶,你是不是朝廷钦犯啊?怎么这么多追杀你的人?”这一路碰





到了十几次追杀的人，伊轻尘变大树变得要崩溃了。

老天，她可不想过整日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所以她宁愿做一个平凡的累得要死的小护士，也不愿意做整日和鬼怪打交道的驱魔师，如果这个家伙真是朝廷钦犯，那她宁愿在这边要饭，也不愿和他搅在一起了。搞不好自己会被当成共犯，连这颗脑袋都保不住，那可就不划算了。

枫逸影似笑非笑看了她一眼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你看我像朝廷钦犯么？”

伊轻尘瞪他一眼，这家伙总是一副优哉游哉、天塌下来也当被子盖的神气，倒真不像是整日疲于奔命，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兮兮的朝廷钦犯。

但看到他一副老神在在的神情她就特来气：“你额头上又没写上‘朝廷钦犯’四个字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？”

“那——就看你的判断能力如何了。”枫逸影凉凉地扔下了这么一句，顾自朝前走去。

“你……你！”伊轻尘气地几乎不想走了。这人怎么这么拽啊？好歹他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兼保镖不是？身世不肯说，名字也不肯说，神神秘秘的，一点诚意也没有！哼，本小姐不侍候了！

“咕噜噜”，肚子里忽然传来一阵抗议之声，伊轻尘这才想起，她已经大半天没吃东西了。

唉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好歹先吃他一顿再说！怎么说自己也为他忙了半天，不吃他一顿那就太亏了！

她抬头一看，遥见前面有一座城池，忙道：“喂，大枫叶，赶路赶了这么半天，你不饿吗？我们还是先进城找个酒楼吃一顿。吃饱了才方便跑路！”

枫逸影看了她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也好！”

“耶！有美食可以吃喽！这个城池模样不小，不知有什么风味小吃？哈哈，这凯子这么有钱，这次我一定要品尝个一遍，也不枉穿越这一遭。”想到得意处，伊轻尘的口水几乎要流出来。

第二章 鸳鸯浴

“死枫叶，臭枫叶，小气鬼枫叶……”伊轻尘穿着一身粗布衣裳，顺直的长发也挽了个松软的髻，这穿着打扮就像个穷书生家里的书童，她坐在一张粗木椅子上，嘴里啃着一个黑面饽饽，心里把枫逸影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遍，欲哭无泪。

这个大城果然繁华，酒楼饭馆也是比比皆是，卖首饰的、卖衣裳的，更是几乎占了一条繁华的大街。

但这枫逸影却带着她进了一家卖衣服的小门面，挑了两套粗布衣裳，二人分别换上，说什么这样不引人注目，然后带着她七拐八绕，进了这么一家鸡毛小店。那店老板是一脸菜色，还指望他能做出什么好饭出来？

伊轻尘啃了一口黑面饽饽，又用筷子挑了挑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面条，好看的眉头皱了个死紧：“大枫叶，你至于这么抠门么？为什么非要住这样的破店？吃这样的猪食？不要告诉我你没钱，我可看到你身上带了足够多的银票！”

枫逸影却头也不抬，淡淡地道：“滋味好坏，全在一心，肚子饿时，画饼也可充饥，只要你心里想着吃的是山珍海味，面条的滋味也就和燕窝差不多了。”

“我可不会这样自欺欺人！”伊轻尘一赌气，将那一碗黑乎乎的面条全部倒在屋角的泔水桶里。

“喂，我这样劳心劳力地做你的保镖，你是不是该付我薪水？”

“心水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银钱啦！你给我多少银子？”伊轻尘叉腰问道。

枫逸影微微一笑，随手取出一张银票：“这些如何？”





伊轻尘眼一飘，看到了上面的数字：“一万两！哈，这抠门的家伙肯大放血了！”她的双眼立刻呈星星状，伸手就去抓。

枫逸影身影一晃，在伊轻尘的小手没到之前，已重新将那张银票装入袖中，淡淡地道：“这些要等你把我送到地头才能给你。现在么，还是放在我这里比较妥当。”

“哼，我才不上你的当，到时候你赖账怎么办？还有，我怎么知道你这银票是真是假？说不定是为了充大款蒙人的……”伊轻尘气急败坏起来。

“你可以不相信，如果实在不想赚这份钱，尽管走便是。我决不阻拦。”枫逸影干脆在这破屋中唯一的土坑上闭目打起坐来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伊轻尘气得几乎要跳起来，正想擦下几句狠话走人。

枫逸影身子忽然微微一颤，“哇”地一声吐出一口血来。伊轻尘吃了一惊，到嘴的狠话又咽了回去，她微皱了皱眉：“你有内伤？是方才那些家伙伤的你？”

忽然她一把抓住了枫逸影的脉门，这次枫逸影倒没有挣脱。伊轻尘曾经被伊家的老爷子逼着学了几个月的中医号脉，倒是大体能摸出个子午丁卯来，只觉他的脉象悬而浮，时快时慢，若有若无，内伤竟是极重，不由得道：“你这伤只打坐怕是不成的，还需要吃些疗伤的药才可以。”

枫逸影睁开眼睛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：“这我如何不知？但这城中所有药铺之中只怕已经遍布他们的人，就等着我们去抓药送死……”

“那你知道药方吗？我去给你抓，他们从来没见过我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我这么个人，我去应该没事的。”伊轻尘自告奋勇。

枫逸影看了她一眼，暗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丫头虽然来历不明，行为言谈也刁钻古怪，但心肠倒也不坏……”

他微微沉思了一下：“好吧，我给你个方子，你可以去。但为了不暴露行踪，你不要在一家抓药，最好跑个四五家。”

伊轻尘怔了一怔，才明白他的意思，不由得咯咯笑了起来：“你真细心！连这也想到了，现在你倒是真像那在逃的朝廷钦犯了。”

问店家借了一个秃笔，一张草纸，枫逸影挥笔如飞，转眼间就写了一张药方。

伊轻尘大致看了一眼，见他笔走龙蛇，字体遒劲有力，不由暗吐了一下舌，暗道：“好一手漂亮字，没想到这家伙还是个书法家，倒也算文武全才了。嘿嘿，这要把他弄到现代去，准能迷倒一大片MM，引起一片尖叫……”

她将这药方塞到怀里，枫逸影又给了她几两碎银，她便大摇大摆地走了